

普希金文集

文学论文

冯 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 С. ПУШКИН
КРИТИК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 VII,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8 年版译出

普希金文集
文学论文
冯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12 字数 248,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1468-3/I·881

定价：21.50 元



文学论文

普希金（童年）

E. 盖特曼作

1822

目 次

我看俄国剧坛.....	1
论散文.....	9
给《祖国之子》出版人的信	11
论我国文学发展缓慢的原因	13
《茨冈人》注释	14
驳亚·别斯图热夫论文《一八二四年与一八二五年初俄国 文学一瞥》.....	16
关于斯塔尔夫人和 A.M-B 先生	18
评勒蒙先生的《〈克雷洛夫寓言〉译本序》	22
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	27
关于短诗《恶魔》	31
谈谈安德烈·谢尼埃.....	32
关于悲剧	33
论文学中的民族性	34
驳丘赫尔别凯发表于《摩涅莫绪涅》的论文	35
关于丛刊《北方诗琴》	37
叶甫盖尼·巴拉登斯基一八二七年诗集.....	39

关于拜伦的悲剧	40
书信、断想和札记片断	42
《书信、断想和札记片断》素材	53
如果祖国文学爱好者的称号	58
论奥林的悲剧《科赛尔》	59
致《莫斯科导报》出版人的信	61
关于诗风	66
巴拉登斯基的《舞会》	68
文学编年史片断	73
关于别斯图热夫-留明在《北方之星》上发表本人诗作之 声明	80
关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81
关于《悼骑兵上将尼·尼·拉耶夫斯基》	82
莫斯科作家协会	83
关于邦·贡斯当的长篇小说《阿道尔夫》的翻译	85
荷马的《伊利昂纪》	86
关于杂志批评	87
关于批评的谈话	88
《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亦名一六一二年的俄罗斯人》 ..	91
关于《萨姆松杂记》	93
关于冯维辛的《在哈尔金娜公爵夫人家的谈话》	95
《朝霞》	97
卡累利阿,亦名玛尔法·约翰诺夫娜·罗曼诺娃的被囚 ..	107
关于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文章	120
论最新卫道士	121

一八三〇年的《涅瓦丛刊》	123
《俄罗斯民族史》	124
波列伏依的《俄罗斯民族史》第二卷	132
英国是漫画和模仿诗文的故乡	136
关于一篇评论《伊利昂纪》文章的说明	137
拉伊奇先生认为有必要	138
关于维多克的杂记	139
昆虫标本集	141
儿童读物	142
致《文学报》出版人的信	144
丛刊出版人	146
关于批评	152
《〈鲍里斯·戈杜诺夫〉序》草稿	153
对批评的反驳	159
试驳某些非文学性指责	192
关于阿尔弗雷德·缪塞	204
论大众戏剧和悲剧《市长夫人玛尔法》	206
巴拉登斯基	216
俄国文学论稿	220
《努林伯爵》附记	221
我们中间被戏称贵族而闻名的作家	222
对评论的评论	223
VIE, POÉSIES ET PENSÉES DE JOSEPH DELORME	224
致《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出版人的信	236
亚·尼·穆拉维约夫的《圣地行》	237

一篇评述维·雨果的论文的开头	239
巴维尔·卡捷宁的诗作和译诗	241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	244
论俄罗斯文学之渺小	285
拜伦	294
尼·巴甫洛夫的《三部中篇小说集》	300
《狄康卡近乡夜话》	302
亚历山大·拉吉舍夫	303
《纳·安·杜罗娃笔记》序	320
斯·彼·舍维廖夫的《诗歌史》	321
米·叶·洛巴诺夫关于外国与祖国文学特征的意见	323
伏尔泰	335
《瓦·里·普游记》	345
致出版人的信	347
论弥尔顿和夏多勃里昂的译作《失乐园》	353
《伊戈尔远征记》	366
弥尔顿说过	368
中篇小说《鼻子》注释	369
论法国文学	369
论沃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	370
普希金生活与创作年表(俄历)	372
后记	378

我看俄国剧坛^①

如果您想评论别人，是否首先应评论一下自己呢？那位对卡拉姆辛《俄国史》提出批评的无名氏有必要使用“卢日尼基隐士”^②这个破旧的假面具吗？为了把德国姑娘莱诺勒同苏格兰姑娘柳德米拉和楚瓦什姑娘奥尔加作比较，有必要躲进芬兰人的乡村吗？^③最后，那位喜爱法国演员和仇视俄国戏剧的人难道有必要假装成独眼龙和断臂的残疾人^④吗？仿佛瞎了一只眼、断了一条胳膊就有权对作品加以歪曲，就有权不会用俄语写作。我认为，没有必要，因此在这里就恕不提供我的履历表、出生证、亲友名单和自我辩护。那些无所求于我的读者对此决不会感到丝毫的委屈，那么，如果他们闲得无聊，倒可以浏览一下我这篇《我看俄国剧坛》，他们用不着关心我为什么要写作和发表这些意见。

观众造就了戏剧天才。可我们的观众是些什么人呢？

在歌剧、悲剧、芭蕾舞剧开场之前，一个年轻人在池座的十排座位间走来走去，踩着所有观众的脚，跟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攀谈。“你从哪儿来？”“从谢苗诺娃^⑤，从索斯尼茨

卡娅^⑥，从科洛索娃^⑦，从伊斯托敏娜^⑧那儿来。”“你真幸福！”“今天她在演唱——她在表演，她在跳舞，——我们给她鼓掌——捧她出场吧！她多么可爱！她那双眼睛多迷人！她的小腿多么美！她真是个天才！……”幕启了。那年轻人和他的朋友们从一个座位走到另一个座位，给她喝彩鼓掌。在这里我不想指责那些狂热、轻浮的年轻人，我知道，他们需要的是宽容。但是可以相信这些评论者的意见吗？

那些赢得我们的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在演唱博埃尔蒂耶或 *della Maria*^⑨ 的咏叹调时往往黄腔走调。行家听出来了，爱好者感觉到了，他们出于对天才的尊重默不作声。另一些

① 本文写于一八二〇年五月以前，普希生前未发表。

② 《欧罗巴导报》上常见的笔名（有时作“卢日尼基老人”），普希金认为，使用这个笔名的文章都是杂志的编辑米·特·卡切诺夫斯基所写的。一八一九年发表了卡切诺夫斯基批评卡拉姆辛《俄国史》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于该杂志第五期，署名为“Ф.”，标题是《一个基辅居民给朋友的信》，内容系分析卡拉姆辛的序言和该序言的两篇译文。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俄国怀疑学派历史学家、评论家，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三〇年任《欧罗巴导报》编辑，一八三七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

③ 俄国诗人尼·伊·格涅季奇（1784—1833）在一八一六年的《祖国之子》上发表《论毕尔格（莱诺勒）的意译本》一文，比较毕尔格《莱诺勒》的两个仿作：茹科夫斯基的《柳德米拉》和卡捷宁的《奥尔加》。文章注明写于“田德尔村”。

④ 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祖国之子》发表《致出版人的一封信》，署名为 B. K. л - н о в，显然是 P. 佐托夫所作。作者自称在战争中失去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他称赞彼得堡的法国剧团，批评俄国剧团。

⑤ 叶·谢苗诺娃（1786—1849），俄国戏剧演员。

⑥ Е·索斯尼茨卡娅（1799—1855），俄国戏剧演员。

⑦ Е·科洛索娃（1782—1869），俄国芭蕾舞演员。

⑧ А·伊斯托敏娜（1799—1848），俄国芭蕾舞演员。

⑨ 法语：德拉·马丽亚。

人出于信赖报以掌声，出于礼貌加以喝彩。

悲剧演员吼得比其他演员响些厉害些，几乎被震聋的楼座观众发狂了，整个剧场充满了噼里啪啦响的掌声。

女演员呢……既然我说不能根据我们观众喧闹的喝彩声来评价演员的天才，那就不必再说了。

还有一个意见。我们的大部分池座观众太关心欧洲和祖国的命运，太劳累，在表达内心活动上太深沉、太矜持、太谨慎，因此无法多多少少关注戏剧艺术（何况是俄罗斯戏剧艺术）的品位。如果同样一些人每天六点半即从兵营、委员会里出来，坐到预订的池座前座里去，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为了表明他们的爵位，而不是愉快的休息。他们是那样冷漠无情、漫不经心，无论如何不可能有什么概念和见解，连某种感情活动都没有。因此，他们不过是大卡敏内剧院里的一些可敬的装饰品，而绝对不是爱好者，也不是有学识的或不公平的评论者。

还有一个意见。这些脸上带着与其工作方式分不开的无聊、傲慢、忧虑和愚蠢的同样印记的当代伟大人物，这些一看喜剧就皱眉头、一看悲剧就打呵欠、一看歌剧就打盹，也许只有看芭蕾舞时才能聚精会神的永远坐在前排的观众，难道不会必然导致我们那些非常勤奋的演员失去表演热情，使他们的心灵变得慵懒吗？如果上天赋予他们心灵的话。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俄国演员是否应该受到这种致命的冷遇。让我们来分别研究一下悲剧、喜剧、歌剧和芭蕾舞，尽可能做到宽容和严格，但主要是公正。

谈论俄国悲剧，就必定要提到谢苗诺娃，而且也许只会提到她一个。她天生很有才华、漂亮、热情、真挚，而且独具风

格。谢苗诺娃从来不模仿别人。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法国女演员乔治^① 和永远热情澎湃的诗人格涅季奇只能对她提示艺术的某些秘密，而她却能凭悟性去领悟艺术。她的表演总是那么灵活自如，总是那么清楚明晰，她那富有生气的动作是那么高雅，她的声音是那么清纯、柔和、悦耳，她的激情总是来自真正的灵感，这一切都是属于她的，不是模仿哪个人的。她使不幸的奥泽罗夫那不完美的创作臻于完美，并且创造了安提戈涅和莫伊娜等角色；她使洛巴诺夫^② 那用人为节奏写出的诗行充满生气；我们喜欢她所朗诵的卡捷宁那充满力量和激情却缺少诗味和韵律的诗歌。在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形形色色翻译作品^③（可惜现在已成为很平常的事了）中，我们只听到谢苗诺娃一个人的朗诵，女演员的天才使得这些由众多诗人合译的可悲作品（所有的译者都在纷纷否认这是他们的译作）仍然留在舞台上。谢苗诺娃真是走遍天下无敌手。不公正的议论和片刻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新闻都绝迹了，她仍然是唯一统治悲剧舞台的皇后。有人想把漂亮的喜剧女演员瓦尔别尔霍娃^④ 和她作比较，瓦尔别尔霍娃在扮演狄多这一角色

① 乔治(1787—1867)，法国悲剧演员，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二年曾在俄国巡回演出。

② M.E. 洛巴诺夫(1787—1846)翻译过拉辛的悲剧《依菲热妮在奥利德》，谢苗诺娃出演过其中的角色。

③ 指伏尔泰的《扎伊拉》，译者有五人；高乃依的《贺拉斯》，译者有四人；隆热彼埃尔的《美狄亚》，译者有五人，等等。

④ M.I. 瓦尔别尔霍娃(1788—1867)，俄国戏剧演员，普希金在这里提到她演出过的剧目：克尼雅日宁的悲剧《狄多》、德福尔日的喜剧《嫉妒的妻子》、莫里哀的《愤世嫉俗》（瓦尔别尔霍娃演谢利缅娜一角）、塞代纳的喜剧《意外的打赌》、A.沙霍夫斯科伊的喜剧《无忧无虑的主人》。

时活像装腔作势的谢利缅娜(因为她在扮演《嫉妒的妻子》^①这一角色时至今仍使我们想起迦太基皇后)。但是她的天才的真正崇拜者们忘记了他们曾看到她戴着花冠、穿着长袍,然而她很明智地脱下了花冠和长袍,换上拽地长裙和带羽毛的帽子。

年轻、可爱、胆怯的科洛索娃^② 穿着安提戈涅的朴素服装,不久前在剧院满场的掌声中出现在墨尔波墨涅^③ 的舞台上。十七岁的妙龄、明眸皓齿(不用说,总伴随着愉快的笑容)、口音上悦耳的缺陷使悲剧天才的众多评论者如痴如醉。评论界几乎一致认为萨申卡·科洛索娃是谢苗诺娃的可靠继承人。在她的全部表演中掌声没有断过。在悲剧结束的时候,她在观众疯狂的欢呼声中出来谢幕,当大科洛索娃女士这位

Filiae pulchrae mater pulchrior^④

穿着俄罗斯服装,由于做母亲的骄傲而容光焕发,出现在随后的芭蕾舞台时,这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震耳欲聋。这位幸

① 有人认为嫉妒的女人这一角色是瓦尔别尔霍娃女士最好的角色。这是完全不正确的。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她在《愤世嫉俗》、《意外的打赌》、《无忧无虑的主人》等戏剧中的表演吗?——原注

② A.M.科洛索娃(1802—1880),婚后改姓卡拉迪金娜,系著名演员 B.A.卡拉迪金之妻。一八一八年十二月初次登上戏剧舞台,在奥泽罗夫的悲剧《雅典的俄狄浦斯》中扮演安提戈涅;后来在奥泽罗夫的《芬加尔》中扮演莫伊娜,一八一九年一月扮演拉辛的爱丝苔尔。

③ 希腊神话中缪斯之一,主管悲剧。墨尔波墨涅的舞台即悲剧舞台。

④ 拉丁文:“迷人的女儿之最迷人的母亲”。贺拉斯的诗的改作。

福的母亲哭了，默默地感谢陶醉的观众。这是我们戏剧史上唯一的例子。我说的是实在话，不作任何评论。科洛索娃一连三次演了三个不同的角色，都获得同样的成功。这一切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对她的天才和美貌的狂热渐渐冷淡了，赞扬渐渐减少了，观众不再鼓掌，不再把她同无与伦比的谢苗诺娃比较了；不久，每逢她演出，剧场里便空空荡荡，最后，在一次她的捧场戏中，她扮演扎伊拉这个角色，全场的观众都睡着了，一直到在悲剧的第五幕被毒杀的女基督徒扎伊拉穿着深红色萨拉方、束着金黄色腰带在这出相当乏味的轻松歌剧的末尾伴随着“在花园里还是菜园里”的歌声高高兴兴地跳着俄罗斯舞出场时，观众才醒了过来。

如果科洛索娃少在侍从武官 E.I.B. 周围献媚，而多琢磨自己的角色；如果她能纠正自己的单调唱腔、尖声叫喊和在室内听来很愉快而在悲剧舞台上很不体面的巴黎腔的 P 音；如果她的姿态自然一些而不是那么做作；如果她不单是模仿谢苗诺娃脸部的表情，而是努力掌握自己角色的深刻内涵，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期望将来可以拥有一位真正的好演员——不仅姿色美丽，而且在智慧、艺术和无可争辩的才能等方面都很出色的女演员。美貌会消失，天才却长期不会凋萎。如今谁还会谈论卡拉迪金娜，她自己承认，在扮演角色时，对于用诗体写成的台词，她从来就不能领会台词中任何一个字的含义。入迷的观众曾经为雅可夫列夫^① 那美艳的情妇的奇才欢呼，现在她和他那现已寡居的前妻一样，谁也

① A.C. 雅可夫列夫(1773—1817)，俄国戏剧演员。

无法断定，她们中哪一个更难以令人理解、更令人厌恶。谦和的、不引人注目的雅布拉奇金娜完全理解悲剧中心腹女人那人物面部表情的毫无价值，她们两人认为她用一般的平淡的声调朗诵台词更合适，因为这样至少不会损害一位主要女演员的表演。

谢苗诺娃和粗野但热情的雅可夫列夫频频出现在我们面前，雅可夫列夫在还没有喝醉的时候很像喝醉了酒的塔尔姆^①。当时我们有两位悲剧演员！雅可夫列夫过世了，布良斯基^②接替他的位置，但取代不了他。布良斯基也许比较体面，在舞台上一般说气质比较高雅，比较尊重观众，对角色的理解比较清晰，不停留在把角色想像成突然发病的样子，可是因此表现得多么平淡！他的唱腔又是多么单调，多么吃力！

酒还是可以喝一点，
但事情要办得像样。^③

雅可夫列夫常常迸发出天才的令人赞叹不已的激情，有时他的激情则像浅薄的塔尔姆。布良斯基则时时处处都是一样的。永远是微笑的芬加尔、忒瑞俄斯、奥罗兹曼、伊阿宋、季米特里——一样的死气沉沉、妄自尊大、勉勉强强、有气无力。

① 塔尔姆(1763—1826)，法国演员，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

② Я.Г.布良斯基(1790—1853)，俄国戏剧演员。

③ 引自克雷洛夫寓言《音乐家》。

您对他说：“提起精神，老爷！好好发挥一下，发一顿脾气呀，喂！喂！”一点用处也没有。所有的动作都是那么呆板、拘谨，慢条斯理，他不会掌握自己的声音，也不会掌握自己的姿势。布良斯基演悲剧从来不曾感动人，演喜剧则不会引人发笑。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他却有优势，甚至有真正的优点。

我把谢尼科夫、格鲁哈列夫、卡缅诺戈尔斯基、托尔切诺夫^① 等人留给第一层厢座的观众去评判。他们最初都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接着在最上层楼座观众的鄙视中落魄，无声无臭地灭亡了。但是在这些被抛弃的演员中，鲍列茨基^② 是个例外。有人认为，是对艺术的不幸的热爱把他引到悲剧舞台上去的。他缺乏雅可夫列夫的轩昂气度，甚至也没有布良斯基那令人相当喜爱的姿态，他的唱腔更加单调、有气无力，一般说，他演得比布良斯基还差。Certes！c'est beaucoup dire。^③ 从各方面看，我还是认为鲍列茨基比布良斯基好。鲍列茨基有感情，他在扮演俄狄甫斯和老贺拉斯时，我们听到了他发自内心的激情。我们还没有对他失去希望。根除所有的习惯，完全改变表演方法，用另一种方式表现人物，就可以使这位拥有很多精神和生理天赋的鲍列茨基成为一位具有伟大品格的演员。

① A. Г. 谢尼科夫(1784—1859), A. 格鲁哈列夫(1786—1820), З. Ф. 卡缅诺戈尔斯基(1781—1832), П. И. 托尔切诺夫(1787—1862), 均为俄国戏剧演员。

② И. П. 鲍列茨基(1795—1842), 俄国戏剧演员。

③ 法语：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但是现在让我们放下悲剧这片贫瘠的田野来研究众多的喜剧天才。

论 散 文^①

有一次达兰贝尔^② 对拉阿尔普^③ 说：“不要对我吹捧布丰^④。此人写道：人类最可贵的收获便是制服这种了不起的烈性动物等等。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马呢？”拉阿尔普对这种枯燥无味的哲学论断感到惊讶。但达兰贝尔是一位很聪明的人——说实话，我差不多同意他的意见。

顺便指出，问题涉及到布丰这位大自然的伟大写生画家。他那才华横溢、感情充沛的文笔永远是叙事散文的典范。某些画卷是用神工妙匠的巨笔描绘出来的。但是对于我们那些把朴实地叙述最平凡的事物视为低能、企图用补充说明和陈腐的比喻来使幼稚的散文显得活泼的作家们，我们该说些什

① 本文写于一八二二年，系草稿，普希金生前未发表。

② 达兰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力学家和启蒙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764)。一七五一至一七五七年同狄德罗共同编辑《百科全书》。

③ 拉阿尔普(1754—1838)，瑞士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的拥护者，一七八四至一七九五年为未来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老师。此句引自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所作《布丰传》。普希金记忆有误，将里瓦罗尔误为拉阿尔普。

④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776)，主要著作有《自然史》三十六卷。

么好呢？这些人一谈到“友谊”就一定要添上一句，这是一种燃烧着高贵热情的神圣感情等等。本来应该说“清晨”，可他们却要写成：初升太阳的第一缕光芒刚刚照亮蔚蓝色天空的东方——哎呀，这句话说得多么新颖鲜亮啊，难道说只因为这个句子长些就好些吗？

我读过某位戏剧爱好者的描写：这位由阿波罗^① 慷慨赋予才华、由塔利亚^② 和墨尔波墨涅抚育成长的少女……上帝啊，你干脆说：这位年轻美貌的女演员，再继续写下去吧，——请相信，谁也不会注意你的描写，谁也不会对你说声谢谢。

一个卑鄙的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他那不可遏止的嫉妒心正日夜向俄罗斯帕耳那索斯山^③ 的月桂浇灌迷魂毒汁，他那令人厌倦的愚钝只能和无休无止的怨恨相提并论……我的上帝，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马”呢，这样不是更简练吗——这家杂志的出版人先生。

伏尔泰可以说是一位说理文体的优秀典范。他在小说《米克罗梅加斯》中嘲笑了丰特奈尔^④ 细腻纤巧的文笔，为此丰特奈尔永远不能原谅他。^⑤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和诗歌等。

② 希腊神话中缪斯之一，主管喜剧。

③ 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

④ 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普及科学知识的学者。

⑤ 顺便说说文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说，为此(toro, to)的第二格——译者)永远不能原谅他，或者为此(to, 第四格——译者)永远不能原谅他？看来这两个字(toro 或 to)并不决定于受小品词 ne 制约的动词“能”，而决定于要求用第四格补语的不定式动词“原谅”。不过卡拉姆辛并不这样写。——原注